



理學叢書

陸九淵集

〔宋〕陸九淵 著

中華書局

理學叢書

陸九淵集

〔宋〕陸九淵著
鍾哲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陸九淵集/(宋)陸九淵著;鍾哲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0.1(2008.9重印)

(理學叢書)

ISBN 978-7-101-06191-8

I. 陸… II. ①陸…②鍾… III. 陸九淵(1139~1193)-文集 IV. B244.8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82122 號

理學叢書

陸九淵集

[宋]陸九淵 著

鍾 哲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8½印張·2 插頁·390 千字

1980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數:10801-14800 冊 定價:44.00 元

ISBN 978-7-101-06191-8

理學叢書出版緣起

理學也稱道學、性理之學或義理之學，興起於北宋。主要代表人物有程顥、程頤，相與論學的有張載、邵雍，後人又溯及二程的本師周敦頤，合稱「北宋五子」。南宋朱熹繼承和發展了二程學說，並汲取周、張、邵學說的部分內容，加以綜合，熔鑄成龐大的體系，建立了理學中居主流地位的學派；與此同時，也有以陸九淵為代表的理學別派與之對峙。南宋末，朱學確立了主導地位。元代理學北傳，流播地區更廣。明代，程朱理學仍是正統官學，但陳獻章由宗朱轉而宗陸，王陽明繼之鼓吹心學，形成了理學中另一占主流地位的學派。清初理學盛極而衰，雖仍有勢力，但頹勢已難挽回，一世學風逐漸轉變為以乾嘉樸學為主流。理學從產生到式微，經歷約七個世紀。而它在思想界影響的廣泛深入，超過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南北朝隋唐的佛學。

理學繼承古代儒學，融會佛老，探討了宇宙本原、認識真理的方法途徑、世界的規律性和人類本性等哲學問題，提出了比較完整的哲學體系，並涉及道德、教育、宗教、政治等諸多領域，繼承改造了許多舊有的哲學範疇和命題，也提出了不少新的範疇和命題，進行了細緻的推究。「牛毛繭絲，無不辨晰」（黃宗羲明儒學案凡例），雖有煩瑣的一面，也有精密的一面。就理論思維的精密程度而論，確有度越前代之處。在我國哲學思想發展史上起過重大的作用，在國際上也有影響。作為民族哲學遺產的一

部分，我們沒有理由無視它的歷史存在。

建國以來，學術界對理學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在一段時間內，由於「左」的思想影響，妨礙了對理學進行實事求是、全面系統的研究，有關古籍、資料的整理也未能很好地開展。近幾年情況有了很大變化，有關的論文、專著多起來了，有關的學術討論會也不斷召開。為配合研究需要，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制訂的一九八二至一九九〇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中列入了理學叢書，並開列了選目。這套叢書將由中華書局陸續出版。

理學著作極為繁富，有大量經注、語錄、講義和文集。私人撰述之外，又有官修的讀物如性理大全、性理精義。也有較通俗的以至訓蒙的作品，使理學得以向下層傳播。本叢書只收其中較有代表性的著作。凡收入的書，一般只做點校，個別重要而難懂的可加注釋，或選擇較有參考價值的舊注本進行點校。

熱切期望學術界關心和大力支持這項工作。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三年五月

點校說明

陸九淵主張不立文字，反對著述。他一生留下的只有少量詩文，大部分是與師友論學的書札和講學的語錄。開禧元年，他的兒子陸持之編成象山先生全集，嘉定五年由他的學生袁燮付梓刊行。明代嘉靖四十年，王宗沐曾將袁刻本重行校訂，刊刻於江西。這部陸九淵集是以上海涵芬樓影印嘉靖本爲底本，與傳世另一嘉靖本、清道光二年金谿槐堂書屋刻本勘校，並參校明成化陸和刻本，正德十六年李茂元刻本、萬曆四十三年周希旦刻本。凡是底本缺佚的，則據他本逐補，如卷二八楊承奉墓碣。至於各本文字異同，則擇善而從。道光本已經訂正的明顯譌奪，逕予改正，不一一校錄。義各有短長，或文字脫誤而又無法補訂者，則在校語中說明。此外，還將各本序跋，朱熹與陸九淵、陸九韶弟兄論辯的書信，宋元學案中象山學案語等，一併作爲附錄，便於讀者研究參考。

鍾
哲

陸九淵的學術宗旨（代前言）

王國軒

在哲學史研究中，我除贊成體系研究外，覺得探討宗旨也是一種研究方法，這個方法可以使人很快掌握要領。近年來，一些論著注意對理學中心議題的探討，有的主張「義理」，有的主張「心性」，有的主張「天道與性命」，我則提出了「本體與工夫」的看法。就我個人的研究體會而言，我認為這是打開通向理學大門的一把鑰匙。

陸九淵是宋明時期陸、王心學的開創者，在我國思想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一九八五年前後，我曾兩次讀《陸九淵集》，當時我的注意力基本是集中在文字、訓詁方面。這次我又重讀此書，按照本體與工夫的思路讀下去，當正文讀完時，我對陸九淵的思想主旨有了初步想法，當我繼續讀陸九淵《年譜》時，愈讀下去我愈發驚喜不已。當年程頤發現兩極相對的原理時，他曾為此高興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我此時的心緒和程頤是一樣的。我似乎覺得好像重新發現了陸氏的思想宗旨。這個宗旨是什麼？用簡單的話概括，即「發明本心」。

翻閱馮友蘭先生早年著作，知道馮先生已接近這個說法，可惜馮先生沒有說破。馮先生從程頤「識仁篇」找程、陸思想相通處，這是對的，可是却没有從孟子入手，把問題說得更透徹、更明了。後來

的研究者對此談之甚少。那麼何以見得陸氏的學術宗旨是「發明本心」呢？據我初步統計，在《陸九淵集》中大量談到「吾心」、「此心」、「本心」等問題。如第五頁有「仁即此心也」，第六頁有「使足下復其本心」，第七頁有「此理甚明，具在人心」，第九頁「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第十三頁「此心此理，我固有之」，第五一頁「本心非外鑠」，「喪其本心」，第五七頁「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第六四頁「此心之良，人所固有」，第六五頁「病狀雖復多端，要爲戕賊其本心」，第六七頁「此心之良，人所均有」，第九二頁「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第九六頁「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豈外鑠哉」，第一三七頁「此心本靈，此理本明」，第一四一頁「失其本心」，第一六二頁「喪其本心」，「則本心之善，乃始著明」，第二二七頁、二三七頁「不失其本心」，第四五四頁「知非則本心即復」，第四八七頁四端即「本心」。此外還有大量論述本心的地方，這說明陸氏對「本心」的重視。現在我們再看陸氏弟子及後學的看法。在文集後面附錄的《年譜》中載有陸氏弟子及後學的評論、祭文、請謚文、文集序跋、祠堂記文等，其中許多人認爲陸學的主旨在于「發明本心」。陸九淵五十歲時，毛剛伯說：「先生之講學也，先欲復本心以爲主宰，既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陸九淵集》第五〇二頁）陸氏五十四歲卒後，其弟子詹阜民在祭文中說陸學「一洗世習詞說支離，達其本心，使自得之」。包揚稱讀陸學「發人本心，全人性命」。袁燮在文集序文中說：「此心此理，貫徹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嚴茲等請謚列狀曰：「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袁甫在建象山書院祝文中說：「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門之大致。」又說：「象山先生

發明本心之學。」陳垣說：「明本心之旨，啟千古之秘，」指本心之清明，斯道之簡易」。這時已是宋理宗嘉熙元年，距陸氏之死已有四十四年了。這說明陸學以「發明本心」為主旨是當時許多學者的共識。

什麼是「本心」呢？「本心」一詞出自《孟子·告子上》，朱熹注「本心」為「羞惡之心」，實際上當為本來固有的仁義之心。陸九淵對本心有明確定義，他說：「仁義者，人之本心也。」（《陸九淵集》第九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同上，第五頁）「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為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同上，第三七三頁）以上均指仁義為本心。又說：「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同上，第四八七頁）朱熹贊成張載心統性情的說法，認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情，仁義禮智是性，性為情本，情為性動。陸氏不願意作這樣的區分，而認為這些都是本心具有的德性。這顯然和孟子的思想有關。孟子認為「仁義禮智根於心」（《孟子·盡心上》），「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孟子·公孫丑上》）。陸九淵和孟子不同的是，他把心提到本體的高度，認為「仁即此心也，此理也」（《陸九淵集》第五頁）。孟子雖然也說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孟子·告子上》）也提到理，但孟子所講的理只是偶爾提到，沒有提到本體的高度，陸九淵則明確提出「心即理」的命題。這一命題的具體含義是仁義禮智就是理。理充塞於宇宙，萬物及人都有理，人與萬物不同的是人具有「此心之靈」，人的思維器官——心，有超時空的能力，它的作用可與宇宙相同，因為天地四方為宇，往古來今為宙，而心的思維能力可以超越時空。這就是他所說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但心的內涵即仁義禮智這個理。孟子認為，仁義禮智，人所固有，非由外鑠。陸氏也

認爲本心是超驗的、先天所具有的。這一點，不論什麼人，即堯舜等聖賢或平民百姓都是一樣的，因此「人皆可以爲堯舜」。但是爲什麼一般人不能成爲本心明盛而純善的人呢？陸氏認爲是一般的人「本心」放失的緣故。他用「陷溺」、「蒙蔽」、「係累」、「壓抑」、「滯礙」、「窒礙」、「壅蔽」、「昧沒」、「移奪」、「陷井」、「網羅」、「荆棘」、「戕賊」、「泥塗」、「熒惑」、「蒙滯」、「囹圄」、「械繫」等詞來形容和說明本心放失的情狀。到底是什麼使本心放失到如此地步呢？陸氏歸納爲五種原因：「一氣稟，二物欲，三形勢，四習俗，五俗論邪說。氣稟是先天的，人的稟氣有「厚薄、昏明、強弱、利鈍之殊」。人的氣質有「厚薄、輕重、大小」之別。「物欲」雖具有先天性，却是因感物而發的。形勢，指人處的社會地位和等級的差異。習俗是指已形成的習以爲常的社會風氣。俗論邪說，包括釋道之論、書本教條以及某些講學家的見解。陸氏認爲人在富貴利達的誘惑之下，在習俗的熏染之下，在私意的蒙惑下，在權勢和名分威逼下，「本心」就不易發明。因此提出要用孟子倡導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荆棘，蕩夷汗澤」（《陸九淵集》第四五二頁），在立志知本的基礎上，通過講明、辯異、省察、剝落、存養、浸灌、鞭策等一些內外工夫，使「本心」得以「發明」，善道得以發揚，使道德主體在內心挺立起來。陸氏認爲，做到這樣，「六經皆我注腳」，「聖人與我同然」，所以他特別強調人的自覺、自得、自成、自道。爲此他辨別利善、理勢這些人生核心的問題。這種高度自律的道德主張，陸氏也運用到自我修養上，他的個人品德修養是無庸置疑的，朱熹就曾說過：「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陸九淵集》第

五〇七頁）就是陸氏門生，氣象也頗為可觀。朱熹稱讀說：「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却覺不振。」（同上，第五〇三頁）這說明「發明本心」思想影響之大。

在閱讀陸九淵的著作時，我有這樣一個體會：要想讀懂他的書，需要具備多方面的知識，一是孟子思想，一是大程思想。陸九淵贊揚大程，認為他「通疏」，對小程却有微辭，認為他「蔽固深」（同上，第四一三頁）。他自述自己思想的形成過程時說：「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陸九淵集》第四九八頁）這話是符合實際的，不過他的自得是在周、程等人理學思想已形成的背景下完成的，他使孟子思想理學化、本體化，並轉化為他的心學。讀陸九淵的著作，還應具備四書五經方面的知識，還應了解陸氏的生平、交遊、他提出的各種概念的內涵以及與其他流派的差異，還要從政治、經濟、歷史等各個層次加以探索。另外，我認為在具備以上知識的基礎上，我們還要抓住陸九淵「發明本心」這個核心思想，這樣，號稱難讀的陸九淵著作就容易讀懂了。

目錄

陸九淵的學術宗旨(代前言)……………一

卷一

書

與邵叔誼……………一

與曾宅之……………三

與胡季隨……………七

與趙監二……………九

與鄧文範……………一〇

與姪孫潛……………三

與李省幹……………三

卷二

書

與王順伯……………一六

與朱元晦……………三

與吳顯仲……………三

卷三

書

與童伯虞……………三

與劉深父……………三

與張輔之……………三五

與曹挺之……………三六

與曹立之……………三九

與黃日新……………四三

與黃元吉……………四三

與喬德占……………四四

與諸葛受之……………四四

卷四

書

與李德遠……………四六

得解見提舉……………四六

得解見權郡……………四七

得解見通判……………四八

與諸葛誠之三……………四九

與王德修……………五二

與劉淳叟二……………五三

與趙宰……………五五

與胡達材二……………五六

與潘文叔……………五七

與彭世昌……………五八

與曾敬之……………五八

與符舜功三……………五八

與符復仲……………五九

與周廉夫……………六〇

卷五

書

與呂伯恭……………六一

與呂子約……………六二

與戴少望……………六二

與舒西美……………六三

與高應朝……………六四

與楊敬仲二……………六五

與項平甫……………六六

與舒元賓……………六六

與徐子宜二……………六六

與趙子直……………六九

與辛幼安……………七〇

卷六

書

與傅全美……………七四

與傅子淵……………七六

與傅聖謨……………七七

與包詳道……………八〇

與包顯道……………八五

與包敏道……………八五

與吳伯顯……………八七

與吳仲時……………八八

與吳叔有……………八八

卷七

書

與勾熙載……………九〇

與彭子壽……………九〇

與邵中孚……………九一

與顏子堅……………九二

與張季忠……………九三

與胥必先……………九三

與朱元晦……………九四

與吳仲良……………九五

與詹子南……………九六

與陳倅……………九七

與包顯道……………一〇〇

與周元忠……………一〇二

與蘇宰……………一〇三

與程帥……………一〇三

卷八

書

與張春卿	一〇五
與宋漕	一〇六
與陳教授二	一〇八
與趙推	一一〇
與蘇宰三	一一二

卷九

書

與王謙仲二	一一八
與錢伯同二	一二一
與楊守三	一二三
與黃監	一二五
與林叔虎	一二五

卷十

書

與陳君舉	一二七
與李成之二	一二九
與應仲憲	一三〇
與張季海二	一三〇
與張元鼎	一三二
與黃康年	一三二
與胡無相	一三三
與朱益叔	一三三
與路彥彬	一三四
與涂任伯	一三四
與董元錫	一三五
與倪濟甫	一三六
與黃彥文	一三六

卷十一

書

與劉志甫	一三六
與邵叔誼	一三七
與江德功	一三八
與曾宅之	一三八
與周元忠	一三九
與詹子南	一四〇
與吳顯仲	一四〇
與朱濟道	一四二
與吳子嗣	一四三
與傅季魯	一四七
與陳宰二	一四七
與李宰二	一四八
與趙景昭	一五一

卷十二

書

與王順伯	一五一
與尤延之	一五四
與豐宅之	一五五
與趙然道	一五六
與趙詠道	一五九
與陳正己	一六二
與張誠子	一六三
與張輔之	一六三
與饒壽翁	一六四
與倪九成	一六六
與張季悅	一六七
與劉伯協	一六八
與黃循中	一六九

卷十三

書

與郭邦逸	一七一
與郭邦瑞	一七二
與李信仲	一七三
與潘文叔	一七三
與朱子淵三	一七四
與薛象先	一七六
與羅春伯	一七七
與鄭溥之	一七八
與馮傳之	一八〇
與朱元晦二	一八〇

卷十四

書

卷十五

書

與包詳道	一八二
與包敏道二	一八二
與嚴泰伯三	一八三
與傅子淵	一八四
與羅章夫	一八五
與廖幼卿	一八五
與傅齊賢	一八五
與胥必先三	一八六
與蔡公辯	一八六
與張德清	一八七
與高應朝	一八八
與姪孫潛四	一八九
與陶贊仲二	一九二